

# “憨二”文江

■ 郑万峰

文江是我的叔伯堂兄。“憨二”，是村里人给他起的绰号。

文江命苦，一岁多就死了娘。大伯续弦，拖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油瓶”，后又连生了三男一女，文江在家里便成了“下等公民”。

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大伯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养不活这么一大堆孩子。在大哥到外村做了上门女婿不久，大伯因患肝癌撒手人寰了，六弟和二妹也先后都送了人。

小时候的文江常常挨饿，吃饭的时候总是把碗舔了又舔。饿得不行了就到生产队的地里偷着挖几块红薯、掰几穗苞谷烧了吃。他每每来我家，母亲总要拿出窝窝头和老咸菜，让他狼吞虎咽一阵子。

文江个子很矮，胸脯却长得老高老高，干瘦干瘦的，脸色蜡黄，人很黑，脖子上、鼻凹里和耳朵根后边尽是黑泥，头发像一堆茅草，盖着半张脸，脏兮兮的，一年四季腰里总扎着一根草绳。

他在家是个受气包，到了外边大气也不敢出，见了人总是害怕的样子，很少说话，别人打骂从不还手，还傻笑着。继母骂他憨，不喊他的名，总是“憨二”、“憨二”的叫。慢慢地，村里的大人孩子都喊他“憨二”，反倒忘了他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和文江一起报名参军，我应征入伍了，文江却因个头低、斤两不够没有走成。从那以

后，他更不爱言语了。临行前，我从母亲给我的10块钱中拿出5块钱硬塞给了他。

10年后的春天，我回乡探亲，发现家乡悄悄地起了变化。

在安徽小岗村人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年，我们村上的五户社员也与生产队签下了“生死合同”，用家中的房屋、自行车、缝纫机等做抵押，租用生产队的柴油机和电机，干起了家庭作坊，生产出了轴承保持器，十分畅销。一年下来，交清了租金，购买了生产队的机器，每家还分了红。

庄稼人玩起了钢铁零部件加工，这在当时确实是件新鲜事，在我们村更是破天荒的。不少人家也跟着干了起来，而且越干越起劲。

看到乡亲们的生活红火起来，我急切地想知道文江过得怎么样了？

带上专门准备的两瓶“西凤酒”、一条“金丝猴”香烟，买了点五香花生米和豆腐丝，我急忙去探望他。见面我先是一愣，文江变了：脸上的肉多了，红润了，脖子上、鼻凹里和耳朵根后边的黑泥不见了，腰上扎了条粗布带子，挺精神的。喝着酒，抽着烟，我们一聊就是半天。

我们村在山东鲁西平原上，多是盐碱地，下雨水汪汪，天旱白茫茫，打的粮食常常不够吃。我总也忘不了每年一到春季，老人们为缺粮犯愁的样子。而今一部分人干加工，一部分人承包土地，多数乡亲都缓过劲来了。

文江也承包了十来亩地，给公家的一粒没少，西间屋里还有满满的两大缸麦子。

“现在比过去可活道得多了，想种啥就能种啥，肚子也能吃圆溜了。”文江满脸喜色，感慨地说。

我千叮咛万嘱咐，农民以农为本，一定要把地种好。文江虽然应承着，可看他的眼神，我总觉得他好像还在琢磨着别的什么。

前两年，我再次回到家乡。得知我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文江就提了只烧鸡和一包猪下水，掂了瓶“景芝”老白干，兴冲冲地找到我说：“咱哥俩好好喝几盅。”

我一看，他的额上虽然起了皱褶，但身板骨挺硬朗，腮帮子上的肉鼓了起来，理的是平头，下巴刮得精光，很是精神，裤腰上扎的是一根发亮的皮带。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腰里竟然还别着一个手机！

我就说：“都五十大几的人了，天天跟土坷垃打交道，要那玩意有啥用？”

没想到文江的眼睛瞪得老大：“有啥用？用处大着呢！”

原来，看到村里有的人忙着搞加工、办企业，有几户的家业都达到了几百万元，连内蒙古、黑龙江的都过来打工。文江急了。他想，咱是土里刨食的命，还是要打土地的主意。可弄啥好呢？苦思冥想，这回一下子开了窍：竟瞅上了掏厕所的生意。掏厕所要收

# 报表变奏曲

■ 邱朝平

1985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一个偏僻的乡政府任财政组会计。乡里到县城有二十多公里，一条宽不到三米且盘山绕岭的泥沙小道是连接外面的唯一通道。在这条小道上，十天半月很难看到一辆汽车，偶尔行驶的只有拖拉机，人们基本上是步行，骑自行车的都极少极少。

当时县财政局规定每个月的五号以前要上交上个月的会计报表。月初从出纳那里接过单据发票后，不仅要尽快把报表做好，更重要的是送出去。对我来说，送报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为邮递员三天两头才来一趟，时间赶不上，当时又没有班车和其他交通工具，除了炎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有时会厚着脸皮向别人借一下自行车或搭乘一下乡里那辆破烂不堪的北京牌吉普车，大多靠的是两条腿。一大早就出发，还要带好毛巾、牙刷、雨伞等物品，做好在县城住一晚的准备。每次

送报表向乡领导请假，领导都会交待一句“要快去快回啊”，久而久之，“快去快回”就变成了我的绰号，大家常常这样叫着，拿我来开心。

到了1992年，那条小道拓宽了一些，陡坡也降低了许多，变成了有点模样的沙石公路，加上乡里又购买了一辆丰田农用小货车，去送报表搭乡里便车的机会增多了。我也搞到了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就是自己骑车去也轻松多了，但仍然需要整整一天，回来也是蓬头垢面，一身的尘土和汗酸味。1999年，随着程控电话的不断普及，县财政局给各个乡镇的财政所都安装了传真机，只要报表一做好，几分钟就传了过去。我在感叹科学奇妙的同时，打从心底里感谢县财政局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减少了路途艰辛，节约了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没想到的是这好事才开头。2003年，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的部署开始实施“金财工

程”。几年下来，经过各级财政部门的共同努力，“金财工程”前两期建设已经完工，县财政局又对全部财会人员进行了电脑技能培训，要求人人考试合格，个个电算化技能过关。现在各级财政部门都联了网，全面实行了无纸化办公，开会也用视频，记账和做报表都在电脑上，算盘、计算器、纸张笔墨基本上是靠边站了。县财政局要哪个乡镇的报表，随时都可以调阅，在以前这可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啊！

几年前我调到了县财政局，也不用记账和做报表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岁月、那些经历。从送报表、传报表到现在的“不用”报表，时间跨越了二三十年，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及财政部门取得的丰硕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贛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 常嘉

钱，大粪经加工还可以卖钱，都卖到几百里以外了，而且越干摊子越大，现在还成了“老板”。

文江满脸是笑，兴高采烈地告诉我：“甭看是掏大粪，生意红火着呢，都是电话预约。一年下来，少说也能挣好几万元呢！”

嘿呀！真是社会不同了，憨人也变得精明起来了！

文江10年前与一个外乡姑娘成了亲。唯一的儿子在上小学，现在也花不

了几个钱，大头都是公家掏。老婆去年做了个大手术，虽然花了一万多元，却只掏了一半的钱，全沾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光。

“你说，这在过去谁敢想啊！我爹我娘得的那病，要是放到这阵儿，有公家帮着，也不至于死那么早啊。”一提到爹和娘，文江的心里一阵酸楚，豆大的泪珠就滚了下来……

文江到底与过去不同了。稍顿，他那刚还悲伤的眼睛里闪出了亮光，深

情地说：“现如今的日子，奔头还大得很哩！”

乡亲们送我返程那天，人群中我的一位远房兄弟“文江哥”、“文江哥”地喊个不停，很是亲热，好像有什么事急着找他商量。我的堂兄文江再不是以前的“憨二”了。我相信有党的富民政策，有精明的头脑，文江的生活会越来越红火……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 刘慧娟